

雨水,沾衣欲湿杏花雨

韩可胜

雨水,二十四节气的第二个节气。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雨”是一个多音字,做名词时念第三声(yǔ),做动词时念第四声(yù)。《说文解字》解释为:“水从云下也”,可见动词才是它的本义。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念“yǔ水”。我们家老爷子较真,总是念“yù水”,说“立春”“雨水”“惊蛰”都是动词。确实,《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水矣”,似乎更加强调动词性质,解释为动词也更有味道。语音遵从通用原则,从俗从众,但也似乎不能说较真的人就错了——语文考试中非此即彼的答案常常被人诟病,不是没有理由的。

雨水节气,太阳直射点从南回归线逐渐向赤道靠近,北半球气温回升,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跃,与北方的冷空气频繁交锋,形成降雨——注意,这是中国的气候,而在北半球,此时的上海多雨,而大洋岸的洛杉矶就少有雨水。相比较美国的大面积的干旱、俄罗斯和北欧的冷寒,你就会感慨四季分明、风调雨顺的中国果然是“神州”,这真是一片上苍眷顾的土地。

二十四节气与水有关的名称多达六个:雨水、谷雨、白露、寒露、小雪、大雪,说明中国总体上并不缺水。春雨柔,夏雨急,秋雨凉,冬雨寒。细细品味,春雨的特点最让人沉醉。细是春雨的形状。杜甫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秦观说,“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千百年后,朱自清说,“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与诗一样,都是最美的语言。“润”是春雨的品格。杜甫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雨是最好的面膜,走在春雨中,根本不需要躲——躲雨那是夏天的事情。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做恰当的事情,这就是“好”。春雨之好,好在催生万物。所以有雨水节气的三候:獭祭鱼、候雁北、草木萌动。此时冰块融化,开始捕鱼的水獭把鱼咬死后放到岸边依次排列,像是祭祀一般。此后,大雁成群飞回北方,草木抽出嫩芽,“冰泮寒塘始绿,雨余百草皆生”,大地开始欣欣向荣。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草,更催开了花,成为这个世界最让人不舍的风景。雨水节气的花信风依次为:一候菜花,“水塘南三日雨,菜花香过秀州城”;二候杏花,“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三候李花,“两岸东西三十里,李花独树隔江明”。比起花花草草,更重要的还是庄稼,“民以食为天”,秋冬干燥的大地特别需要春雨的滋润,农作物才能健康地成长。万物生长靠太阳,万物生长也靠雨水。那沙漠戈壁寸草不生,缺的不是阳光,是雨水。有了春雨,就有了一年丰收的希望,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话之一就是“春雨贵如油”。

宅了一个寒冬,心如古井的和尚也抵挡不住春雨的诱惑。宋代诗僧志南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明代诗僧宗泐(lè)说,“前村后村雨草如烟,六六桥边副可怜。”近代诗僧苏曼殊说,“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方外之人都忍不住要出来享受春雨的美好,让我们凡夫俗子相约,共浴一场春雨如何?

了他。孩子的成长好比航行,风自在、无定向,要怎么开、往哪条航线开、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舵手永远是孩子自己,只要大方向正确,驾驶方向盘就应该交给孩子,父母该做的是教会孩子交通规则的同时也让他明白一旦违反规则将要承担后果的责任意识。

老人们开始唠叨我这个做母亲的过于散养孩子。我自己则信奉“做一个恰如其分的懒妈妈,把自己的空间让渡给孩子”的育儿经。拿捏好亲子关系间的边界、不以亲情绑架,纵使放养,风筝飞得再高再远,线的落脚点最终还是牵系在有爱的港湾里。

亲情在生命中的权重不容置疑,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亲情、崇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模糊了边界、看似凝聚了亲情、事实上更多的是丧失自我。现代社会崇尚自身权益与生活质量,作为父母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时间、空间、情绪以及选择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心安之处就是家。亲情需要边界感,就像寒冬里的刺猬,靠得太近会被刺痛,离得太远又会觉得寒冷。留一道边界给亲人,也留一份优雅给自己。彼此成全,磨合出最舒适的距离。

十日谈

亲情需要边界感 责编:杨晓晖

敬爱的刘厚生老师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他一生为中国和上海戏剧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老一辈的戏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我的手头,一直珍藏着一张他逝世前不久留下的遗墨。每看到它,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老人家的生命之火在即将熄灭前夕,依旧为戏剧而摇曳燃烧,激励着后人。

刘厚生老师原来在上海领导戏剧工作,后调往北京,但他一直关心上海的戏剧事业。上海出了好戏、开研讨会,请他来看戏、开会,直到90多岁,还是有请必到。2018年10月17日下午,由上海戏剧家协会和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联合主办《托起明天的太阳——纪念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任德耀先生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会上,艺院长蔡金萍和上海、北京的戏剧界人士纷纷发言,缅怀任院长对中国儿童剧事业的卓越贡献。到结尾声时,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顾问沈玲女士发言,她带来了刘厚生老师在医院病床上分几次亲笔写成的发言稿,委托她代读,并展示了原稿。据沈玲说,98岁高龄的厚生老师已经住院很长时间,每天昏睡的时间长,清醒的时候少,这篇发言稿是分几次断断续续写成的。听后,我感动极了,特拍下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刘厚生老师拼尽全力写下的文字,虽然歪歪扭扭,但是思路清晰,评价精准,满怀深情。全文如下:

任德耀同志是我在剧专第三届的同班同学(注:两人曾是南京国立剧专同学)。我认为他是剧专同志前三届(同志)最有成就者之一。他是在儿童剧方面、开拓儿童剧作方面,不仅成就最高最大、影响最大;而且是在(在)儿童剧艺术和儿童剧事业(上)都是有突出成就。我认为德耀同志都是少数人之一。他和其他先行者一样,任劳任怨。他的成就是伟大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和)中国儿童剧少数先行者一样都是毕(毕)路蓝缕(蓝缕),任劳任怨,他们都是贡献多而享受少的先行者,德耀尤其突出。

德耀贡献多,报答少,这是自然的。这是因为他长期受共产党的指导,长期受中国伟大的女宋庆龄和党的领导和教育。在这方面时间很久,内容丰富,我可以写一篇长文阐述,但我不幸长期养病,写不出长文,只能请德耀所在单位的同志们帮助,他们都比我(更)丰富的材料和热烈的精神,他们都会比我写得更好。事实上,我已经在写行动员了。抱歉抱歉!敬祝健康!

刘厚生 厚生老和任德耀先生既是老同学又是一辈子的至交。1947年初,任德耀刚进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基金会,后筹建儿童剧团,是刘厚生和黄佐临推荐的,一干就是近50年。所以,厚生老对任院长在中国儿童剧事业方面的奋斗历程和成就贡献均了如指掌,也心怀敬意。

春蚕到死丝未断。摆在我眼前的这篇不足400字的稿子,是厚生老在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应约写就的。这位睿智的老人原准备写一篇长文纪念好友,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力不从心,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握笔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可以想见写作过程之艰难,他心里有多么难受!我初见这张稿子时,就

“亲戚走动一宿二餐”、“餐桌上肘不过肩”、“过分的关心就是干涉”,在祖母身边度过童年的我,从小在宁波人的自律规矩守德法的伦理向度中感知着边界感。

工作重心由东京渐移上海二十有余年,年复一年、年年春节长假前飞向尊崇边界感的扶桑国,即便是疫情中的去年和前年,以求工作效率的最大边际。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起,阴历新年已从官方日历中消失。为免于新踏入入境隔煎熬的覆辙,今年铁定留守上海,提前一个月便早早地预订了年夜饭。

大年夜黄昏去接公婆,离家前拨了个告知出发的电话,到了老人家前又拨了一个,询问是否可以上楼接他们了。对于年逾九十行走在夕阳边缘的老人,与其说是对隐私的尊重,更是对他们独立人格的尊重,也是体现自己的教养。如果是去接自己的父母往往只打出发前的一个电话,扯断骨头连着筋的原生父母与源于婚姻而形成的法律上的父母是不同亲情关系,边界感的疏密度自然也有所不同,年夜饭的酒家同一间包房设定了前后两波客人,两桌的客人时间上不重叠、空间中不交叉、前后桌的客人互不撞面的动线路径安排很是精到,非但没有让人感到违和感,恰恰是妥妥的边界感让人感到舒服。料想酒家的掌门人定是位通晓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边界感的达人。

“明朝依又要大一岁了,女朋友有了啦啦?”“今年要上班了,格么依赚的第一份铜钿想派啥用场,孝敬啥宁啦?”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向着手机屏幕乐此不疲地开着。人间万般莫如天伦,十分钟视频电话成了年夜饭的亮点。视频后话题聚焦在“伊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上。

我还真不晓得他有没有女朋友,只知道他人缘不错,有不少女性的朋友。婆婆开始叮嘱甚至指导我如何接近那些女性的朋友,我向老人解释在他中小学的时候择校也好,选科目也好我就将决定权下放给

泪洒遗墨

戴平

河面,船只在涌动的波涛中颠簸,险象环生。第二天,小船逆流前行,进入岔流三四英里后,抵达一片洪泛森林,饱经风雨侵袭的灰色树干如同骸骨一般矗立着,高高的水位没过了它们的树枝。忽然,船夫说他好像看到了月光花。玛格丽特赶紧驱船靠近,发现那只是一株花属植物。她没有气馁,凭着直觉,感到月光花应该就在不远处了。小船继续在高涨的洪水中逆行。终于,在一棵结实的大树下,玛格丽特看见它的枝丫上挂着维氏蛇鞭柱的绯红色叶子,它们紧贴着树干,就像移栽在上面一样。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株植物可能一直暴露在日光的强照之下,因而没有花苞。

后来的几天,玛格丽特乘坐独木舟,屡次强行穿过多刺而坚韧的灌木丛,最终找到了魂牵梦绕的月光花。当她看到一棵大树身上鲜艳的仙人掌叶子时,迫不及待地踩着船夫的肩膀爬上了船顶,依次检查了每个花苞。这是真真切切的月光花啊!只是,这些花苞还未到开放的时辰。隔了一天,玛格丽特又走了两三个小时的水路回到这里。夜幕降临了。后来,在《森林之花——玛格丽特·米的植物学笔记》中,她用细腻的富于感性的笔触写道:“很明显,这些花苞很快就要开了。我站在那里,周围是森林昏暗的轮廓,我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无法动弹。然后,第一片花瓣开始了,接着是第二片,这朵花突然迸发出生命的火花。花开得好快啊。我们一直看着它,借着一只手电筒昏暗的灯光,以及从森林的黑暗边缘升起的一轮满月所照射着的光芒。开花的最初阶段,花朵中飘出一股奇异而又甜美的清香。一个小时后,它的大花朵完全盛开了,绽放得如此精致而又出乎意料,我们不由自主地为它的美丽所折服。”

玛格丽特去世两年后,联合国授予她环境保护奖。其实,她之所以花费整个后半生,先后五十多次深入亚马孙流域勘探、记录和绘制那里的珍稀植物,根本的原因如她所说:“这些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森林被破坏和焚烧,令我们对这颗星球的未来充满恐惧。”我想,玛格丽特不仅留下了月光花这些植物美丽的身姿,还为此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已经失去的记忆。

寻找月光花

简平

我以为月光花是童话里想象出来的一种花卉,却没想到,这种花真实存在,只是鲜少有人看到过。而有一位植物学艺术家,满怀探索的激情和勇气,在79岁那年,走进南美洲亚马孙最偏远的地带去寻找月光花,并最终用自己的画笔将之手绘记录下来,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位来自英国的女植物学艺术家名叫玛格丽特·米,是巴西雨林勇敢的勘探者。1956年,年近百岁的玛格丽特开始了她对亚马孙流域的第一次探险,这一地区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植物资源让她无比兴奋,同时觉得自己的肩上有了一份责任和使命的担当,那就是寻找隐藏在森林中的美好植物并将它们画出来。在她的彩绘里,许多不为人知的植物恣意盎然,充满灵气,以一种浪漫的方式达到了永不凋谢。

玛格丽特最后一次去亚马孙勘探时,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寻找月光花。月光花的学名叫维氏蛇鞭柱,是一种附生仙人掌的有着扁平茎秆而且缠绕着树木的植物,以采集者N.H.维特的名字命名,维特于二十世纪初生活在巴西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他将自己采集到的这种植物的样本送到欧洲鉴定。其实,这一植物的属名来自拉丁文“月亮”一词,由于其花朵只在夜里绽放,而且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因此便被称为月光花。月光花有着不同寻常的形状,看上去像是长管状的叶子,在顶端开出白色的花来。

玛格丽特是在1988年进行她的寻找月光花的勘探之旅的,到达玛瑙斯后,她乘坐由当地船夫驾驶的小船,冒着炎炎暑气,沿着内格罗河溯流而上。出发的第一天,早上还是天气晴朗,河水水平静,到了下午,却是狂风大作,暴雨横扫

嘲来嘲去见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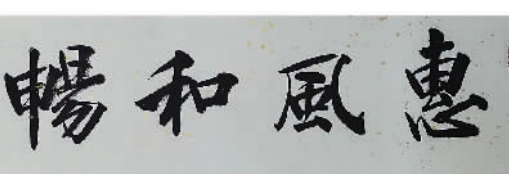
刘翔

阿拉上海人说调侃,就是吾跟依彼此之间嘲来嘲去。但人们的潜意识中,“嘲”这个字在汉语语境中,似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君不见,嘲笑、嘲讽、嘲弄、嘲谑等一连串的“嘲”字,嘲得依不是一塌糊涂,就是一天世界。而当有人说依这个人有点“嘲叽叽”时,那依就要好好叫反思自己的人品了。然而,鄙人对这种视“嘲”为贬却颇不以为然。在我个人私语语境中,一直是将“嘲”视作一种境界、一种趣味、一种智慧、一种活法。前不久我就为了一本旧书版本轶事撰文,斗胆嘲了一把沪上知名的某作家。老实说把作家拿来开涮、嘲谑,我的内心是有点抖豁的,万一他面孔

一板,翻起毛脸,友谊的小船不就说翻就翻了哈!于是,特意发给他审核:“某老师,不好意思,冒昧拿你嘲了一把!”作家随即即复:“写我的稿子我一般不审,你可随意。谢谢你的信任!”稿子公开发表后,

作家微信我:“看到报纸了,写得蛮有趣嘛,这叫文章‘吐糟大会’!文人之间就应该造成这种幽默宽松的氛围!”后来他还在朋友圈留言:“这是刘翔用文章来开吐糟大会,别具一格呀。”我内心默默念叨:敬爱的某老师,依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用文字嘲来嘲去的作家,所以依是懂我的哈!

其实,于我而言,“嘲”别人只能偶尔为之,我更擅长和喜欢的还是自嘲,拿自己开涮。嘲自己,一来保险系数高,不会得罪人。二来使自己开心和解压的同时,还能让众人开怀。一举两得,岂不美哉!我的这种“自嘲式”寻开心,绝不是瞎三话四,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有研究显示抑制表达情绪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自嘲不仅是一种通透的人际交往方式,更是一剂能使自己身心健康的良方。嘲来嘲去是人与人相处的润滑剂,一个能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机智地自嘲或“嘲”他者,一个能坦然接纳的被“嘲”者,进而奋起反“嘲”,其人应该亦是一个大智若愚的有趣之人。比如身高矮小者,自嘲是“浓缩的精华”;脱发者,自嘲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等等。在社交场合,一个善于自嘲的人都会赢得人们的喜欢,因为他们能够营造出轻松愉快氛围的“活宝”。现在就连以威严肃著称的警察叔叔也追赶新潮,登上脱口秀舞台,台上台下,警民之间频频互动活平安了,百姓之间何不也兴趣盎然地“嘲”一把呢?如果我们生活中没了幽默,生活还会有滋有味吗?当然,如何去“嘲”,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边界,一旦把握不好度,“笑果”变苦果,让人觉得依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噱”人,也是一桩蛮烦的事体。虎年热烈欢迎各位朋友虎虎生威来“嘲”我,我是很享受被人“嘲”的那种幸福感哦!



书法 冯建麟